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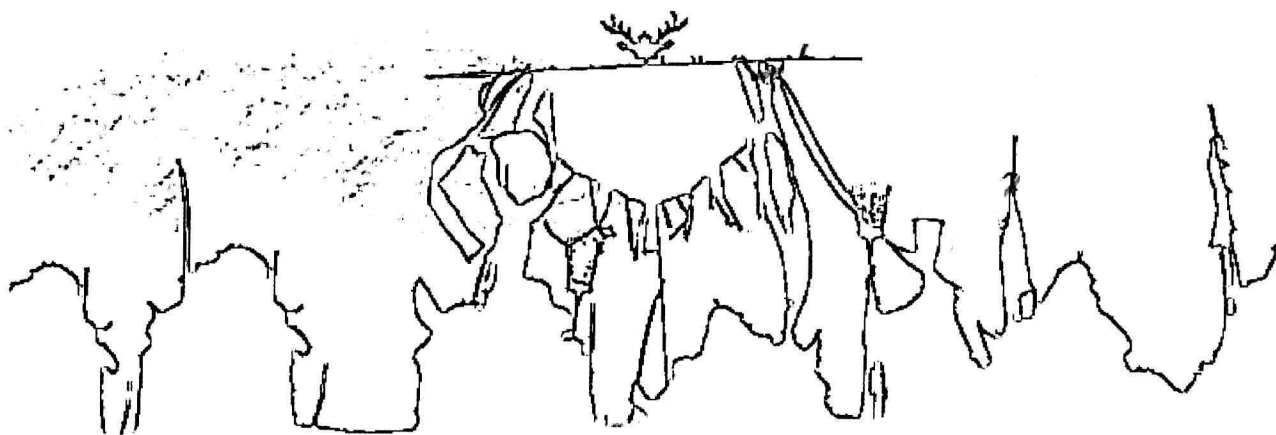


说客苏秦

远水孤云

吴礼权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远水孤云

——说客苏秦



吴礼权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远水孤云：说客苏秦 / 吴礼权著. -- 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11.9

ISBN 978-7-222-08275-5

I. ①远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苏秦（前340～前284）
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7=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0733号

责任编辑 闵艳平

责任校对 乔月娟

装帧设计 玉波狄

责任印制 洪中丽

书 名 远水孤云——说客苏秦

作 者 吴礼权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 编 650034

网 址 ynpress.yunshow.com

E-mail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400千

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刷 昆明市西山区新雅彩印厂

书 号 ISBN 978-7-222-08275-5

定 价 38.00元

卷首语

战国时代，是列国纷争、天下大乱、生灵涂炭的时代，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。雄才大略、目光如炬的秦孝公，锐意改革、手腕铁血的公孙鞅，胡服骑射、开疆拓土的赵武灵王，足智多谋、百战不殆的孙臆，为国理财、革新内政、富国强兵的魏相李悝、韩相申不害等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都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崛起的“人杰”。

战国时代，是政治家、军事家驰骋纵横的时代，也是中国思想史上“百花齐放”、“百家争鸣”的黄金时代，墨家的墨翟、道家的庄周、儒家的孟轲、法家的韩非、名家的惠施等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，就是在这个风云激荡岁月中涌现的“人瑞”。

战国时代，是政治家任情挥洒、军事家用武有地的时代，更是中国历史上“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的时代，是无数读书人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时代。挂六国相印、爵封武安君的苏秦，兼相秦魏、操控天下的张仪，爵封秦国大良造、历任魏将韩相的公孙衍，左右秦楚二国、八面玲珑游走的陈轸等无数游士，则更可谓是这一时代的“人精”。

在这个充满无限魅力的时代，有一个充满无限魅力的人物，千古以降褒贬不一，却又让人回味无穷。

这个人是谁？相信稍有一点中国历史常识的人，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道：苏秦。

没错！正是苏秦。

苏秦，何许人也？

其实，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论身世，他原本只是洛阳“穷巷掘门，桑户愧枢”之中一个衣食无着的书生而已。早年师事鬼谷子，习学“阴阳”、“纵横”之术，学成后往秦都游说秦惠王。结果，“书十上而说不行，黑貂之裘弊，黄金百斤尽，资用乏绝”，“嬴滕履蹻，负书担囊，形容枯槁，面目黧黑”，大困而归。“归至家，妻不下紵，嫂不为炊，父母不与言。”遂困而发愤，折节读书，终至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娴于“纵横”，精于“阴阳”。然后，再度出山，历经无数艰难，百折不挠，终于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服山东六国之王，遂成“合纵”大计，官拜六国之相，爵封武安君。又自任“纵约长”，折冲樽俎，穿梭斡旋于山东六国之间，终使本来尔虞我诈、战

伐不断的山东六国诸侯和睦相处，使强力崛起的强秦停止了东扩的步伐，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。由此，天下太平，寰宇澄清。

为此，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评说道：“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之大，万民之众，王侯之威，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。不费斗粮，未烦一兵，未战一士，未绝一弦，未折一矢，诸侯相亲，贤于兄弟。夫贤人在，而天下服；一人用，而天下从。”

那么，苏秦何以能崛起于陋巷，成长于磨难，干青云而直上，终至以区区一书生，玩转一个时代，叱咤而风云变色，鼓舌而城池易主呢？

读了这部历史小说《远水孤云——说客苏秦》，相信读者诸君一定会有启发。

人说：历史是现实的镜子。

今日的世界，何尝不似当日中国的战国时代？2005年，日本、德国、印度、巴西四国集团在联合国“争常”的外交动作，何尝不似当年中国战国时代“合纵”、“连横”的谋略？美、英在伊拉克的武力征服，何尝不似中国战国时代强秦之所为？折冲樽俎、穿梭于世界的基辛格们，何尝不似中国战国时代的苏秦、张仪？

读了这部历史小说《远水孤云——说客苏秦》，相信读者诸君一定会浮想联翩，夜不能寐，思虑深深。

杜甫有句名言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。

读了这部历史小说《远水孤云——说客苏秦》，相信读者诸君从此一定信心百倍：“谁说书生百无一用？世界就在俺们手中！”

吴礼权

2006年1月初稿于日本京都

2009年6月五稿于台北

主要人物表

- 苏 秦** 周都洛阳人，曾师事鬼谷子，习学“阴阳”、“纵横”之术，力主“合纵”。后游说六国之王成功，为“纵约长”，挂六国相印，爵封武安君，独力维持天下安宁多年。后“纵约”被破，乃至燕国为相。因与燕太后私通，怕事发祸至，乃自请至齐国为燕王行“用间”之计。至齐，深得齐湣王信任，权倾朝野，终为齐人嫉妒而被刺杀。临死前，遗一计，让齐王为他擒得真凶而杀之。
- 张 仪** 魏国张城人，与苏秦同师鬼谷子习学“阴阳”、“纵横”之术，力主“连横”。后游说秦惠王成功，先为秦国之相，为秦国的崛起立下不世之功。后又兼相魏国，再为楚国之相。晚年遭秦国权臣排挤，用计脱身，到魏国为相，死于魏相任上。
- 犀 首** 即公孙衍，魏国阴晋人，早年为魏王之将，官至犀首，故世人以此名之。后离魏至秦，游说秦惠王而得宠。曾率秦师屡伐魏国，打得魏国丧师失地，一蹶不振。因功官拜秦国大良造，爵位与当年为秦国变法的商鞅相侔。后被入秦为相的张仪夺宠，转而至魏，为魏王之将。先用计联合齐国名将田盼伐破赵国，破了苏秦的六国“合纵”之盟，接着策划了“五国相王”，后来又策动山东“五国伐秦”的战争，一直打进函谷关，让秦惠王胆战心寒。后来，又任韩国之相，与张仪等斗智斗勇，为战国时代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。
- 陈 轸** 秦国人，原为秦惠王之臣。张仪入秦为相后，遭排挤而出走至楚，为楚怀王之臣，穿梭秦、楚之间，既为秦，又为楚，是战国时代有名的“双面人”。其足智多谋，善于游说，与苏秦、张仪、公孙衍相侔，是战国时代纵横一时的著名策士与说客。
- 商 鞅** 姓公孙，名鞅。其祖本姓姬。卫国诸庶孽公子。少年时代好“刑名”之学，早年投奔魏国之相公叔痤门下，为中庶子。公叔痤死前举荐他为魏国之相，魏惠王不听。后闻秦孝公所颁求贤令，往秦游说，得秦孝公信任，为秦国变法革新。为秦相十余年，爵封大良造。后又因伐魏有奇功，秦孝公裂土封之于於、商之地，号为“商君”。后秦孝公卒，秦惠王继位，被秦惠王记恨变法时罪及于他与其师傅的旧事，遂潜逃至魏。但不为魏王所纳，反被遣返至秦。万般无奈之下，乃铤而走险，举於、商之徒众反于秦。最后，兵败被擒，终为秦惠王施以五马分尸的极刑。
- 惠 施** 宋国人，战国时代名家的代表人物，曾为魏惠王之相。
- 申不害** 郑国人，战国时代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曾任韩昭侯之相十五年，终使韩国国治兵强。
- 张 丑** 齐宣王之臣，亦为靖郭君田婴谋士，有名的说客。
- 靖郭君** 即齐威王之少子田婴，齐宣王之弟。

- 孟尝君** 即田文，靖郭君田婴之子，为战国时代有名的“四公子”之一。
- 魏 处** 靖郭君田婴的谋士，有名的游士。
- 淳于髡** 齐国名士，战国时代有名的说客，曾一日向齐威王荐举七士。
- 张 登** 中山国谋士，屡挫齐湣王君臣。
- 子 华** 名章，楚威王之臣，官居莫敖，位列三公。
- 景 监** 秦孝公宠臣，商鞅入秦游说秦孝公得宠，走的就是景监的门路。
- 周显王** 即姬扁，周天子，战国时代周王朝名义上的“天下共王”，公元前368年至公元前321年时在位。
- 魏惠王** 周显王时期魏国之君，在位时凭借李悝变法后魏国异常强大的国力，不断兴兵攻打诸侯各国，意欲灭韩并赵，再谋一统天下的大计。还曾举行“逢泽之会”，以朝周天子为名，号令诸侯。后因好战而不知进止，两败于齐国后，又被强力崛起的秦国乘虚而入，屡战屡败，国力从此一蹶不振。最后迫于强秦不断攻伐的压力，东迁魏都于大梁，遂为世人称之为梁惠王。
- 魏襄王** 魏惠王之子。
- 秦孝公** 周显王时期秦国之君，曾下求贤令，任卫人公孙鞅变法改革，遂使秦国由弱变强，由此逐渐奠定了秦国在战国诸侯中的霸主地位。
- 秦惠王** 秦孝公之子，曾先后任用公孙衍、张仪等客卿，使秦国国力益强，遂称霸天下。
- 楚威王** 周显王时期楚国之君，曾率师攻伐齐国徐州，大败齐师。
- 楚怀王** 楚威王之子，曾为张仪所骗，与秦、齐交战，致使楚师大挫，且痛失汉中之地。后又不听忠臣之言，入秦而被扣留，客死于秦中。
- 齐威王** 周显王时期齐国之君。
- 齐宣王** 齐威王之子。
- 齐湣王** 齐宣王之子。
- 赵肃侯** 周显王时期赵国之君，苏秦“合纵”之策的主要支持者，也是“合纵”轴心国的中坚力量。即位初期，为其弟赵国之相奉阳君架空。亲政后，支持苏秦“合纵”大计，终使赵国在诸侯国中地位大大提升。
- 赵武灵王** 赵肃侯之子，执政十九年时曾颁布“胡服骑射”令，实行军事改革，终使赵国军事实力大幅提升，赵国也由此开疆拓土，蔚然而成天下强国。
- 韩昭侯** 周显王时期韩国之君，曾任申不害为相，使韩国国力渐盛。
- 韩宣惠王** 韩昭侯之子。
- 燕文公** 周显王时期燕国之君，首起支持苏秦“合纵”之策，是苏秦游说成功的第一个诸侯王。
- 燕易王** 燕文公之子。
- 燕王哙** 燕易王之子。
- 鲁景公** 周显王时期鲁国之君。

田 需	魏襄王之相，曾与魏将公孙衍争权。
申 缚	齐宣王大将。
昭 阳	楚怀王大将，官至上柱国，爵拜上执珪。
蓝诸君	即司马恣，中山国之相。
昭 鱼	楚怀王令尹（即楚国之相）。
庞 涓	魏惠王时魏国大将，与孙臆同事鬼谷子习学兵法。后两败于孙臆、田忌，战败自杀。
孙 臆	齐国人，孙武后裔。曾与庞涓同学兵法，才能为庞涓所忌。庞涓为魏将后，被诳骗至魏而被处以臆刑（即削去膝盖骨）。后潜归齐国，为齐将田忌赏识，视为座上宾。齐魏交战时，两次为齐国军师，配合主将田忌，分别以“围魏救赵”与“减灶诱敌”之计，大败庞涓率领的魏国之师于桂陵、马陵，迫使庞涓战败自杀。著有《孙臆兵法》传世。
田 忌	齐国名将，曾在“桂陵之战”、“马陵之战”中两败魏师。后因功高而为齐相邹忌所忌，遭排挤而出走于楚，被楚王封之于江南。
燕太后	燕文公之后，燕易王之母，私慕苏秦之才而与之私通。
燕 后	燕易王之后，秦惠王之女。
郑 袖	楚怀王美人。
秦 三	苏秦仆从，随苏秦周游列国，颇为忠心，史上未及名姓，小说中的名字是临时所起。
游 滑	苏秦仆从，随苏秦游说六国时，曾于苦寒之时要离苏秦于易水之上，后苏秦成功后羞愧而去。史上未及名姓，小说中的名字为临时所起。
青 青	韩国之都歌妓，为小说中虚构人物之一。
楚 楚	楚国之都歌妓，为小说中虚构人物之一。
香 香	苏秦之妻，名字为临时所起。
赵德官	赵国仪仗官，为小说虚构人物之一。
魏 孟	苏秦谋士，为小说虚构人物之一。
田 楚	齐国之臣，指使刺杀苏秦的主谋，名字为临时所起。
赵 铁	刺杀苏秦的刺客，为小说虚构人物之一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大困而归 / 1
第二章	折节读书 / 12
第三章	行行重行行 / 23
第四章	“连横”说秦王 / 42
第五章	衡阳雁去无留意 / 64
第六章	“合纵”说燕赵 / 78
第七章	“合纵”说韩魏 / 94
第八章	折冲樽俎，六国博弈 / 117
第九章	“合纵”说齐王 / 134
第十章	楚山楚水一万重 / 153
第十一章	“合纵”说楚王 / 161
第十二章	“合纵”成功日，北报赵君王 / 187
第十三章	调和六国 / 194
第十四章	“纵”破局乱 / 209
第十五章	在燕国的日子里 / 222
第十六章	“用间”于齐 / 235
第十七章	行到水尽处，坐看云起时 / 248
第十八章	最后的辉煌 / 260
尾声	/ 277
参考文献	/ 280
后记	/ 282
又记	/ 289
再记	/ 291

第一章 大困而归

1. 马陵道上

西风瑟瑟，一阵紧似一阵。黄叶飘飘，一片，一片，又一片，落地无声。

周显王二十八年（公元前 341 年），九月十五。太阳刚刚懒洋洋地爬出地平线，疲软的朝晖下，一望无垠的原野上，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影远远出现在地平线的尽头。

“嘎，嘎，嘎。”

突然，空旷的原野上空传来几声大雁凄厉的叫声。

“少爷，您看，大雁！三只。”跟在高个子身后的矮个子突然兴奋起来，一手扶着肩上的扁担，一手指着掠过头顶的大雁说道。

“是失群的雁儿。”高个子抬头望了一眼，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“大雁是往南飞，少爷，那俺们顺着雁飞的方向朝左一直走，也就到洛阳了，是吧。”

“是。昨天我们问的那个老丈不是说过了吗？往西过了一个山口，就进韩国境内了。到了韩国，自然也就到家了。快点吧，不然，俺们连回家过年也赶不上了。”

说着，高个子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。矮个子只好挑着担子，一路小跑。

“少爷，山！”走了约一个时辰，矮个子又突然兴奋地叫起来。

“望见山，跑死马。早着呢！”

“噢！”矮个子又低头加快了脚步。

日当中天之时，二人终于真切地看到了那座山。

“少爷，这下真到了！”

少爷“嗯”了一声，继续往前紧赶。

赶了一阵，终于接近山口了。突然，高个子停住了脚步，矮个子也惊呆了。

距离山口约有三百步之处，看上去原本应该是一片开阔的平畴沃野，竟然全是新起的累累新坟，远远望去，宛如一只只馒头似的，无边无际。

“少爷，您看，那边，是狼，还是狗？”

高个子还未从惊骇中清醒过来，顺着矮个子手指的方向，已然望见了百步之外几十条似狼又像狗的动物，或拼命地刨着新坟，或三三两两地争抢着什么，狂吠之声响彻空旷的原野，回荡在深秋的山谷之间。

“少爷，是不是野狗在创新坟，啃新尸啊？”

“别说了，快过山口。”高个子说着，自己先小跑着奔向了山口。

矮个子一见，一边挑着担子紧跑慢赶地追着高个子，一边喊着：

“少爷，等等俺，俺怕！”

高个子闻声，虽然慢下了脚步，但还是低着头往前赶。

走着，走着，二人早已进入了山口。随着入山越来越深，山道也变得越来越狭窄。两边悬崖壁立，草木遮天蔽日。此时虽是日中时分，人行山道之中，却如黄昏时刻。更兼秋风瑟瑟之中，无数的枯木老枝，耸立在狭道之旁，活似一具具死而不倒的干尸，看了不禁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少爷，您看，两边咋都是死人、死马，还有车辆呢？是不是这里打过仗了？”矮个子虽一边喊着“怕”，却又一边不住地看着山道两旁不尽的残尸、死马、断枪、破车，追问高个子缘由。

“快走，什么也别看，什么也别问！”高个子一边说着，一边又小步跑了起来。

矮个子挑着担子，又累又怕，但此时也没有办法，只得一边挥袖拭去额头不断冒出的冷汗，一边加快了脚步，低头紧紧咬住高个子的脚步往前赶。

走了约半个时辰，原来一直是陡峭往上的山道突然变得平缓起来。接着，又是一段地势往下延伸的缓坡。

走过了缓坡，山道突然变得宽阔起来，地势也显得较为平坦。顿时，二人都觉得脚步轻松了不少。

轻松之余，矮个子的眼睛又不听话地左顾右盼起来。看着，看着，他突然大叫起来：

“少爷，您看那里有一棵大树，怎么通体雪白呢？”

原本一直低头紧走的高个子，听矮个子这样喊了一声，立即应声抬起头来，顺着矮个子手指的方向，看到了前方约百步之遥的道旁，确有一棵参天大树高高耸立着，而且是通体雪白。

高个子似乎一时忘了刚才的恐惧，不觉好奇起来，忙抢步向前，直奔那棵大树。到了树下，他这才看清了一切：这是一棵千年古松，胸径足够二人合抱，枝干虬曲苍劲，冠盖如云。

由上而下打量了一番这棵古松后，高个子渐渐看出了它通体雪白的原因，原来它是被人剥了皮。不过，并非全剥，而是只剥了朝向路道一面的树皮，朝向山坡一面的树皮还是完好如旧。

高个子不禁纳闷起来，情不自禁间，便由下而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察看起这古松被剥得光光而白净的半面。

看着，看着，他终于看出来了，原来在这白净的半面树干上，在大约高过人头的部位，隐隐约约现出六个大字的墨迹。眯着眼，揣摸了一会，他终于还是认出了这六个字。于是，不禁倒吸了口凉气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！”

“少爷，怎么回事？这树为什么通体雪白呀？”这时已经挑着担子赶上来的矮个子，听到高个子的自言自语，遂又忍不住问了起来。

“没什么，快走，我们就要出山了。”

矮个子不知就里，但一听说就要出山了，不觉精神抖擞起来，连忙追着高个子又往前赶去。

上坡，下坡，又走了约一个半时辰，二人终于走出了山口。

出了山口，二人不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可是，但他们举目一望山口这边的一片荒野时，不禁再次惊呆了：又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累累如馒头似的新坟，又是无数野狗刨坟掘尸、争咬厮打、狂吠不止的景象。

高个子不忍地闭上眼睛，然后，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地感叹道：

“真是一人功成，十万白骨呀！”

“少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是不是刚刚打过仗的战场呀？”矮个子见此，再次问起了上午的话题。

“没错，这就是前两个月刚刚结束的齐、魏马陵之战的战场，俺们今天过的这个山口，就是马陵隘道。”

“少爷既然知道这是个刚刚打过仗的战场，为什么还要从这里经过呢？俺三魂都吓掉了两魂半了。”矮个子这时再也忍不住地埋怨起来。

“俺也不知道，是刚才在那棵剥皮的古松下才看出了头绪。”

“昨天您向他问道的那个老丈，难道没有告诉您？”

“他要是跟俺明说了，俺还有胆子从这死人堆里过吗？”高个子好像也有委屈地反驳道。

“噢，是这样。”

“好了，怕也怕了，死人堆里过也过了，俺们还是快点赶路吧，再过一两个时辰，太阳都快落山了。再不抓紧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今晚俺们在这荒山野外，还不要被这些野狗当活尸吃了？”

矮个子一听，连忙说道：

“少爷说的是，那就快走吧。”

2. 惊魂甫定

“少爷，您看，前面好像就是一个村庄了。”

走了约一个时辰，终于望见了不远处的一个村庄，矮个子不觉兴奋起来，高兴地报告着。

“唉，俺们终于走出了死人窠，又进了人间。”高个子如释重负地答道。

高个子话音未落，矮个子突然一屁股坐在近前的一条小溪边，说：

“少爷，俺腿都快累断了，天黑还早，就坐下歇歇吧。”

高个子一听，顿然也感到腿酸痛得不行，遂一边就地坐下，一边答道：“那就歇会吧。”

“少爷，吃口吧。”矮个子见此，顺手从怀中掏出一个大饼，递给了高个子，说：“都快一天了，俺们水米还没进一口呢，都是被吓的，不饿，也不累，这会才想起来了。”

“你也吃半个吧。”高个子接过矮个子的大饼，掰了半个回递给矮个子。

二人吃了饼，又在近前的小溪中捧起几口水喝了，顿时便精神抖擞起来。

“少爷，您刚才在山道不肯跟俺说，现在总可以说了吧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高个子装着不解的反问道。

“就是马陵之战啊。刚才出山口时，您不是说过，那个死人谷就是马陵隘道战场吗？”

“你都看见了，俺还说什么？难道你还没怕够啊？”

“好在现在过来了，俺也不怕了。少爷，您说，那一山道的死人死马，还有两个山口外的新坟，这一仗究竟死了多少人啊？”

“十万。”高个子不假思索的回答道。

“少爷，您刚才过山道时，难道还有心去数过？”

“齐、魏马陵之战，魏国十万大军全军覆灭在马陵隘道，天下谁人不知？”

“少爷，我跟您一路不离，怎么我没听人说起过呢？”矮个子困惑了。

“那天，齐国大将田忌，军师孙臧得胜回到齐都，临淄万人空巷，全城男女老少都涌到街上看热闹，唯独你那天闹肚子，躺在旅店里哼哼。”

“噢，怪不得了。”矮个子终于恍然大悟，顺手在近前捡起一个薄石片，往面前的小溪里打了一个漂亮的水瓢。

高个子仰头望天，眉头深锁，若有所思。

“那么，齐、魏两国怎么会打起来的呢？”沉静了片刻，矮个子又问了起来。

“魏国想吞了韩国，韩国弱小，不能抵敌。于是，派人往齐国求救。”

“齐国出于正义，主持公道，就出兵帮助韩国打魏国了，是吧。”矮个子得意地推测道。

高个子不屑地一笑，说：

“哪像你想得那么简单。齐国出兵帮助韩国，那也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。”

“什么小算盘？”矮个子追根究底起来了。

“你看噢，”高个子说着，顺手在近前捡起一块薄石片，又用脚扫了一下眼前的地面，在地上边画边解释道：“这是大魏，它西边与大秦毗邻，北面与林胡、楼烦接壤，东北则与赵国交界。往东，就是大齐了。南面是韩国与楚国。你看，这韩国虽然是在大魏的南面，却一整个地被包在魏国的中间，就像俺们周都洛阳包在韩国中间一样。”

矮个子看了高个子在地上画的地形图，终于明白了各国的地理位置。但是，他不明白，这个地理位置与魏国要吞并韩国有什么关系。于是，他又问道：

“您刚才也说了，俺周都洛阳也被包在韩国国中，怎么韩国不把周王杀了，把洛阳给吞了呢？”

“那情况不同，周王是天子，虽然现在事实上管不了天下诸侯，但名义还是天下共主。韩国如果要灭周，杀周王，那会激起天下共愤，是自取灭亡。再说了，韩国是个小国，弱国，也没那个野心。相反，留着周都在自己国中，还可以挟借周天子之威，自重于天下各个诸侯国呢。而魏国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魏国在李悝变法成功后，早已经是天下强国，其实力可谓天下独步。就是现在的大秦，早些年也被大魏打得招架不住，魏国的河西之地，就是魏国凭借其天下独霸的气势从秦国手里硬夺得来的。”

矮个子听得目瞪口呆，以前从未听人说起过这些，看来自己的主人确是个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的大才，不然，他怎么敢到处游说各国之王呢？

“少爷，您还没说魏国为什么要吞并韩国的原因呢。”

“魏国这些年迫于秦国的崛起，自己势力又有所衰退，所以越来越对秦国有危机感。正因为如此，魏王也就越来越想吞了韩国，让魏国东西之地连成一片，那样跟秦国较量，也就可以东西互动，进退有余了。现在韩国夹在中间，等于将魏国拦腰切断。一旦魏、秦交战，魏国要想运动东部本土兵力援助它西部的河东、河西之地，只有借道韩国一途。韩国即使肯借，等到借道外交办完，魏国将东部兵力运动到西部，秦国大军早就打完就跑了。”

“是这个理。少爷真是看得透！”矮个子情不自禁地赞叹道。“那么，这次齐国出兵帮助韩国，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呢？”

“齐王明白，如果魏国吞并韩国成功，那么实力一定倍增，向西既可以威胁秦国，向东进兵，同样也可以威胁齐国。因此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齐王当然要出兵助韩。如此一来，既可以厚结韩国之心，削弱魏国的实力，又在天下各国面前树立了主持公道、正义的良好形象，齐王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“是这个理，少爷说的是。结果，齐国大兵一出，魏国军队就全军覆灭了。那么，魏国军队怎么就这样不行呢？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，魏兵向来剽悍善战的，只是因为魏王用将不当，才有此结局。”

“魏王用的是什么人？”矮个子更来劲了。

“就是那个死于马陵隘道古松之下的庞涓。”

“庞涓？庞涓是什么人？俺咋没听人说过呢？”

高个子不禁摇头一笑，然后淡淡地说道：“他是俺大师兄。”

“少爷跟他同过学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俺到鬼谷先生门下求学时，他早就与孙臧学下山了。再说，他们学的都是兵法，俺学的是‘纵横术’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尚武的，俺是崇文的。他们重武略，俺重文韬。”

“噢，明白了，走的不是一个道儿。”

“庞涓是魏国人，下山后，回到魏国做了大将军。而孙臧是齐国人，回到齐国后却未得齐王重任，只是一介平民。庞涓虽然高官得做，骏马任骑，权倾朝野，显赫一时，但他心里总是不安。”

“做人人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还有什么不安的呢？”矮个子不解地问。

“因为庞涓觉得孙臧虽跟自己师出同门，但才智远在他之上。据说，孙臧的祖上就是世人皆知的大兵法家孙武。”

“庞涓是认为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只会打洞，是吧。”矮个子自作聪明地说。

高个子不禁哑然失笑，继续说道：

“为了消除日后的心腹之患，庞涓就设计把孙臧骗到魏国来，然后瞒着魏王，暗中用私刑，砍断了孙臧的两条腿。这样，还怕不保险，又在孙臧的脸上刺字，也就是墨刑，让他不能见人。”

“这也太残忍了吧！不要说还是同门师兄弟，就是一般关系，也不能这样做啊！”矮个子终于愤怒了。

“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。万万没想到，有一次齐王派使臣到魏国，孙臧不知用了什么办法，求见到齐王使臣，将自己的情况说了。齐王使臣既同情孙臧的悲惨遭遇，同时也觉得他确是个人才，遂暗中用车将孙臧载回齐国。”

“结果，齐王就重任他了，是吧？”矮个子又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。

“那倒没有。据齐国人说，孙臆回到齐国后，齐国大将田忌发现他是奇才，于是就把他养在自己府上，并视为座上宾，尊重有加。当时，齐国王室时兴赛马赌博，田忌也参加，但总是输多赢少。一次，齐王也参加了进来。孙臆见此，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，让他尽管下大赌注，并保证让他三局两赢。”

“结果，怎么样？”矮个子又耐不住了。

“赛马开始后，田忌就依孙臆之计，先让自己的下等马跟齐王及诸公子的上等马比赛。结果，一输。第二回合，孙臆让田忌放出自己的上等马与齐王及诸公子的中等马比赛，结果，赢了。第三回合，再让田忌出中等马与齐王及诸公子的下等马比试，结果自然也是赢了。最终，田忌得了齐王所下的赌注千金。事后，齐王纳闷，就找田忌问原因。田忌于是将孙臆教计之事和盘托出，齐王大惊。立即召孙臆来问兵法，推崇备至，立即封之为军师。”

矮个子听呆了，张着嘴巴直喘气。

高个子续又说道：

“后来，也就是距今十四年，魏王派庞涓为将，倾起大兵围攻赵国之首都邯郸。赵国虽也算强国，但时间一长，终究敌不过大魏，邯郸危在旦夕。赵王没办法，只得往东求救于近邻大国齐国。齐王权衡了利弊之后，最终力排众议，决定出兵帮助赵国。调兵遣将时，齐王首先想到的就是孙臆。但孙臆坚决辞谢，认为自己是刑余之人，也就是说是个身体有残障的人，不适合临阵为将。其实，他是想把主将让给田忌，以报田忌知遇之恩。于是，齐王改任田忌为将，以孙臆为军师，居于辎车之中，为田忌谋划用兵之计。”

“噢，这孙臆人品不错，能知恩图报！”

“做人本来就应该这样啊！”

“结果，怎么样？”矮个子又急了。

“齐兵出发后，田忌准备兵临赵国之首都邯郸城下，与赵国之师内外配合，击退魏国围城之师，以解邯郸之难。孙臆认为不妥，主张引兵直奔魏国之都大梁。田忌从谏如流，欣然从之。于是，就改弦易辙，引兵直奔大梁。结果，庞涓闻之大惊，急解邯郸之围，引魏国之兵回救大梁。孙臆算好庞涓回师的路线，事先在桂陵隘道埋伏了重兵。待到庞涓兵至，齐国十万大军一齐偷袭，一举将庞涓所率八万魏师覆灭于桂陵，并活捉了主将庞涓。这就是孙臆创造的、天下人皆知的‘围魏救赵’之计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桂陵之战后，魏国虽然硬撑死拼，倾其全国之力，最终攻破了赵都邯郸，但从此国力大衰，一蹶不振，只得与齐国修好。齐王考虑到齐、魏近邻的关系，将庞涓也放回了魏国。可是，庞涓一直心有不服。休养生息了十四年后，今年六月他又怂恿魏王对韩国用兵，企图一鼓灭韩，然后再图齐国。没想到，齐王又派田忌为将，孙臆为师，再次出兵十万。俺在临淄听齐国人说，这次孙臆出兵后，又是直奔魏都大梁，而不是前往救韩。庞涓闻之，立即弃韩而回救大梁，并率军死死咬住齐国之师，穷追不舍。孙臆见此，遂用‘减灶诱敌’之计，引诱庞涓上钩。”

“什么是‘减灶诱敌’之计？”矮个子又不明白了。

“孙臧见庞涓穷追不舍，于是就将计就计，假装怯懦，第一天让齐兵设十万灶，第二天减为五万灶，第三天再减为三万灶。齐兵行军打仗是一人一灶的。庞涓追了三天，不禁心中大喜，认为齐师胆怯，三天功夫十万之师就逃了七万。于是，放松了警惕，更加肆无忌惮地长驱直追齐兵了。结果，又上了孙臧的圈套。孙臧料定庞涓报仇心切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于是，事先就在魏、韩交界之处的战略要塞马陵隘道布置了重兵。孙臧算定，庞涓的追兵肯定会在天黑之前进入马陵隘道的。为了激怒庞涓，他特意命人在马陵隘道的低谷之处，将一株千古古松的树皮剥光，用墨在白净的树皮上写了‘庞涓死于此树下’六个大字。”

“噢，就是我们今天在谷底看到的那株剥了皮的古松吧。少爷，您今天看过，上面有字吗？”

“当然有，俺一看，这才明白俺们今天走的确是马陵隘道，也由此相信了齐国人所说的一切。所以俺叫你快走，并骗你说马上就要出谷口了。”

“结果，庞涓死了吗？”矮个子直捣中心地问道。

“庞涓进了谷口，黑暗中望见那株古松的白皮，觉得奇怪，立即令人钻火来照。结果，还未等他念完上面的六个字，埋伏在山道两旁的齐师万箭齐发，十万魏师拥挤在狭窄的山道上，顿时乱作一团，人马自相踩踏，死伤无数。这时，又听山道入口与出口远远传来齐军喊杀之声。庞涓估计齐国军队已经封锁了两端的谷口了，自己插翅也飞不了。想想十四年前被俘受辱的往事，说了一句：‘遂成竖子之名！’拔剑自刎于树下，真的应了孙臧树上写的那句话。”

“孙臧真的神机妙算，果然才智超过庞涓啊！”矮个子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。

“庞涓死了，剩下的魏国士兵更是群龙无首，就像是无头的苍蝇，在狭窄的山道里来往乱窜。而埋伏两旁的齐师又乘机放火，山口两端的齐师又由两头往里冲杀。最后，魏国的十万之师都葬送在了这马陵隘道上，连齐太子申也被齐师虏回了。”

“唉，可怜了这十万魏国士兵，他们的尸首现在有的还在山道上，有的虽已入土，却被野狗刨出来撕吃，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怎么就这么悲惨呢？”矮个子这时已不再好奇地问东问西了，而是大为感伤地低下了头。

高个子讲完，似乎心情很沉重。很久，很久，他望着近前奔流不息的溪水，呆呆地，默然无语。

“少爷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足智多谋，见多识广，天下大势，了如指掌，又是鬼谷先生的弟子，怎么那些狗王们都没长眼睛，不识货，不重用少爷呢？如果他们重用少爷，或许少爷看透这一切，也能阻止啊！”沉默良久，矮个子突然又为自己的主人鸣起不平来。

高个子一听矮个子这话，原本毫无表情的脸上瞬间现出无限的沮丧。捡起近前的一块石头，狠劲地投入近前的溪水里，慢慢地从地上爬起，拍拍屁股上的灰，指指快要西沉的太阳，对矮个子说道：

“都是你，喊着要休息，只顾说话，这一坐，把早功坐成了晚功，太阳都快下山了。再不快起来过溪借宿去，今晚俺们真的要喂狼了。”

3. 近乡情更怯

“少爷，望见洛阳城了，俺们今天晚上就要到家了！”

残阳如血，寒风凛冽。周显王二十八年（公元前341年）腊月二十二，在太阳快要落山之时，矮个子指着前方隐约出现的城郭，欣喜地对高个子报告着。

“噢，快走吧。”高个子淡淡地说。

行行重行行，从春走到秋，从秋走到冬，从齐都临淄到魏国马陵隘道，从马陵隘道再到周都洛阳城下，历时一年，行程数千里。此时，高个子望着近在眼前的故乡洛阳，反倒眉头深锁，丝毫不见有什么“千里归故乡”的欣喜之情。

紧赶慢赶，走了约半个时辰，几乎是在太阳冉冉西沉的同时，高个子与矮个子二人抢步趋前，终于到达城门口。但是，就差了三步，洛阳城门已重重地关上了。

“唉，真是背运！今天还得在外野一夜。”矮个子几乎是绝望了。

高个子倒是平静，沉默片刻，慢慢地吐出两个字：“也好。”

“也好？为什么？少爷不想回家？”矮个子感到奇怪。

高个子无语。

“那今天晚上怎么办？就在城门前站一夜？”矮个子又问道。

“还有什么办法？就近借宿去啊！”

“噢。”矮个子一边无奈地答应一声，一边挑起担子走在了前头。

走了一顿饭的工夫，二人踏着石头，一蹦二跳地过了一个小溪后，就到了距离城门最近的一个村庄。

暮色之中，二人打量了一下，但见村庄不大，也就是五六户人家的模样，几座东倒西歪的茅屋，破笠遮窗，草席为门。

“少爷，这么破败贫寒的人家，肯不肯借宿给俺们呢？”矮个子犯难地问道。

“也是。但天都黑了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”高个子一脸无奈。

“少爷，俺们不妨向村里人家问一声，看附近还有没有高门大户的人家？眼前这样的人家，就是肯借宿，也没处留呀。”

“也是。”

“少爷，那您看着担子，别动地方，俺就向跟前这一户人家问一声吧。”说着，矮个子就放下担子，向十步之遥的一户茅屋走去。

掀起门上的草席，矮个子探身向屋里问了一声：

“请问家中有人吗？”

“什么人呀？”一个头发花白、衣不蔽体的老人应声而出。

“老丈，俺们主仆二人今天差一步没进得了城，天黑了，想借宿一夜，不知庄上哪一家宽敞点，能行个方便？”

“哦，听口音，客人好像就是这洛阳人吧。俺们这庄上啊，只五户人家，都是穷人。客人不妨多走几步，从这往右拐过一个小土包，也就几百步，就有一个大户人家。”

“谢谢老伯指点。”矮个子一边说着，一边向老伯作了一揖。

谢过老伯，矮个子重又挑起担子，领着高个子，向右转过小土包，果然看见了一个古木环抱的大